

羅廩公與程硯秋

王培堯

——可珍貴的師生風義

順德神童羅廩公

「世人欲殺李太白，天意終存鐵漢樓，萬楚千辛都歷盡，又撐病骨入新秋。」

這是清末民初大詩人，大作家羅廩公（惇廩），民國十三年夏秋之交，因為嚴重的肺結核病，被送進北平東交民巷德國醫院後所作。德國醫生看他肺疾惡化，唯一的治療法祇有加速注射空氣針，使他的患處趕緊鈣化，不再蔓延，所以在一個月零幾天裏，足足爲他打了三百多針，平均每天注射十針以上。大詩人、大作家羅廩公怕打針怕得要命，偏偏天生注定要他受這許多的罪，於是苦得羅廩公聲聲悲喊：

「吞針一鉢同羅什，袒背癢痕似鄂公，今歲再蒙天所赦，自標新號署姓翁。」

羅什，同羅刹，梵文所謂的惡鬼也。羅廩公把針頭譬爲惡鬼，可見他對打針憎惡畏懼到什麼

程度？鄂公係指唐朝開國時期卓著戰功的鄂國公尉遲恭。有一次唐太宗偶然問尉遲恭道：

「人家說你將謀叛，究竟是爲什麼緣故呢？」

尉遲公便不勝憤懣的答道：

「臣從陛下身經百戰，如今倖獲健在，正是鋒鏑餘生。天下定了，陛下就懷疑臣會謀反嗎？」

說罷，自解其衣，擲在地上，袒裸着上半身，給唐太宗看那滿身不計其數的受傷癢痕。感動得唐太宗熱淚長流，親手撫他的背，還說要把自己的女兒下嫁給他，尉遲恭却推却的說：

「臣妻雖然醜陋，可是和我共貧賤已久。臣固不學，却也聽說古人富不易妻之義，陛下厚恩，臣耐這不是微臣之所願。」

羅廩公拿尉遲恭傷痕纍纍的胸背，比喻自己一個來月打了三百多針，癢疤之多，可以想見。難怪他要說如果當年他還逃得過關，他將自號姓

翁。表示再世爲人，慶幸他的瀕死重甦了。

平時嗜皮黃如命，整日流連戲園，寄情聲色之娛的羅廩公，廣東順德人。父親羅家劭，遜清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中的進士，授過翰林院編修。名噪一時的福建狀元王仁堪，便是出在他的名下。王仁堪曾經充過廣東鄉試副考官，是新會梁任公（啓超）的房師。羅廩公本來和王仁堪同輩，可是因爲他方一歲，父親身逝，所以他少年時代在廣雅書院就讀。康有爲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，廩公也曾從遊，因而和陳千秋，梁啓超同窗，並稱康門高足，就此比王仁堪又晚一輩了。

羅廩公和他的弟弟羅敷庵（惇晏）聰明絕頂，天份極高，尤其羅廩公自小便有「順德神童」之譽。可惜的是他跟科第緣份太淺，一連考了許多年，也祇得了個副貢，不得已以優貢充任小京官，又熬了好些年方始熬到了一名郵傳部郎中。祇不過他的才名藉甚，每有詩文必定傳誦一時，

在京師的名士之間，羅瘦公是跟林旭、趙熙、梁啟超齊名的。另一位大詩人沈曾植號乙盦，則是羅瘦公他父親的得意門生。

羅瘦公有才華，有抱負，但是滿清末造政治風氣敗壞，賄賂公行，親貴當道。像他這樣徒有才名的窮詩人當然找不到好出路，因此他的詩作多流于摯憤抒懷，悲鬱蒼涼，正是反映遜清瀕臨滅亡的時代作品，例如他有一首題羅兩峯鬼趣圖，直斥當道的親貴爲鬼，通篇都是滿腔的無可奈何：

「子非鬼，安知鬼之樂？胡然開國令人愕，偶從非想非非想，青天白日鬼劇作。羣鬼作事自謂秘，逢迎萬態胡不至，豈虞鬼後不眠眼，一一丹青窮敗類。中有敗鬼飄飄冠，自矜鬼術攫美官。豈知變態能如鬼，未鬼早已得奧援。問鬼不語鬼瘳笑，鬼似攬我非同調，吁嗟鬼趣今何多？兩峯其如新鬼何？」

讀者試將通篇中的「鬼」字易爲「官」，也就可以窺知滿清官場的怪現象了。

燕啄王孫異軍突起

歲月蹉跎，年華老大，前途仍還是一團漆黑，這才是羅瘦公開始寄情聲色，流連歌場的由來，他是在找一份精神寄託。他曾力捧且角賈璧雲和梅蘭芳，爲他倆作了不少「傷心人別有襟抱」的好詩，使賈梅一經品題，身价十倍，聲名扶搖直上。

滿清鼎革，民國肇建，羅瘦公連那個聊供餬口的小差使也丟了。他的順德同鄉詩友何藻翔，

勸他不如歸故鄉，他却風流瀟灑的說：「人品如西晉，家居愛北京。」兩句詩寫得典雅貼切之至。但是北京居，大不易，沒有收入又怎麼行？因此羅瘦公祇好到袁世凱的大總統府去當當秘書、參議、顧問，其中一度還被袁世凱延納爲西賓，授袁寒雲（克安）讀書。在那一段時期他曾自況爲：「爲貧妻子耽微祿，漸老賓朋戀上京」。袁世凱的竊國陰謀越來越明顯，羅瘦公自付他這一輩子既不甘同流合污，那麼，功名利祿對於他也就毫無指望。所以他下定了決心，「拼將潦倒送吾生」。

由「吾生」爲題，羅瘦公寫下了一首極其感人的詩篇，堪爲普天之下懷才不遇者的心情境遇寫照。這一首七律謹錄之於次：

吾生

不飲豈爲明日計，吾生寧惜以詩窮，
一廬天地佛香外，滿眼公卿春雪中。
世事推杯千劫換，生涯食粟半甕空，
晴來病起思人日，傳語梅花護曉風！

如上所述，羅瘦公先捧賈璧雲、梅蘭芳，但是他有一位好友楊穆生，偶然之間跟他談起榮蝶仙那兒有一名極堪造就，前途不可限量的青衣。羅瘦公愛才如渴，他又問過一些觀過程劇的朋友，幾乎衆口一辭的都說程硯秋那名雛伶不錯。後來又親眼看到程硯秋的表演，一見便驚爲天人，認爲他未來的成就至少可以步梅蘭芳的後塵，當時他就作過預言說：

「邇來菊部頹靡，有乏才之嘆，方恐他日無繼梅郎者（按梅蘭芳係因南通狀元三呼『梅郎』

而名動公卿，所以矧者咸以梅郎稱之。）今硯秋演出，風華輝映，他時繼軌，舍硯秋其誰？」

捧程硯秋成名，羅瘦公是花了大本錢，大功夫的。而在本錢與功夫這兩方面而言，以他當時的境況和才名，那真是大有巨獅搏兔之勢。羅瘦公不過一介名士而已，家累既重，開銷又大，所以他經常開窮，但他竟然籌出一筆款子來給程硯秋贖身。

提起這我國四大名旦之亞，在平劇界大紅特紅，遐邇轟動，聲譽僅次於梅蘭芳的程硯秋，他身世之淒涼，誠足令人與「燕啄王孫」之歎。程硯秋是滿洲八旗鎮藍旗人，他是嘉慶、道光、咸豐年間炙手可熱，朝野側目的權相穆彰阿的後裔。穆彰阿在英鴉片戰爭時期力主和議，曾使大學士王鼎懸樑死諫，林則徐、鄧廷楨爲之罷官流戍，他當年的顯赫聲勢那還了得。一直到程硯秋之父親還有將軍銜的世襲。可是一家坐喫山空，僅祇仰仗清廷發給的錢糧渡日。辛亥革命槍聲一響，連這份錢糧也沒有了。硯秋之父窮途潦倒，鬱鬱而歿。留下了一妻五子，靠硯秋他母親以針黹苦苦維生，漸漸的便三餐不繼，母子相對而泣。還是好心的隣居把硯秋介紹給榮蝶仙，收爲徒弟。榮蝶仙是旦行的老伶工，晚年專以授徒爲業。他授徒多半不收學費，但却有一個規矩，那便是爲徒的必須押身若干年，在這些年裏不管賺多少錢，全歸師傅所有。程硯秋他母親當年把程硯秋捨給榮蝶仙做徒弟，無非是免得讓硯秋在家裏跟着挨餓，焉知道吉星高照竟然獲得羅瘦公的賞識，讓他成了伶界登峯造極的人物，名利雙收，

使破落戶的末路王孫家也發了大財。

程硯秋如泣如訴

羅瘦公欣見程硯秋的時候，他正十六歲，剛剛學了三年的戲，就能登臺獻藝，跟時下都中名角分庭抗禮。榮蝶仙授徒多年，好不容易得了這麼一株搖錢樹，滿心指望着硯秋爲他發大財呢，他當然不肯輕易放手。可是羅瘦公認爲程硯秋是可造之才，老跟着榮蝶仙徒然限制了他的未來發展，無限前程，所以他毅然決然籌一筆款替程硯秋贖身，收程硯秋爲學生。然後親自爲他編寫新戲，講解情節，又利用自己和菊壇名角的關係，

使程硯秋得能向旦行前輩陳德霖，和紅遍甌瓊的梅蘭芳等授板眼，教身段，再請伶界的通天教主王瑤卿爲他創一種「如泣如訴，餘音嫋嫋」的新腔，號稱程派。這種程腔時至今日猶仍流行於臺灣，爲大多數觀眾所激賞。

至於他親自爲程硯秋所編的戲，如紅拂傳、青霜劍、春閨夢、孔雀東南飛、碧玉簪、文姬歸漢、鴛鴦塚、沈雲英、鎖麟囊，多半悲鬱蒼涼，正是大作家、大詩人對於現實生活不滿的一種反映，他自己悲涼心情的自然流露。在軍閥時代，這也可以說是反映時代苦悶的歌聲，當然會風行各地，瘋靡一時，所以程硯秋很快的就成爲地位

僅次於梅蘭芳的紅伶了。

當程硯秋在紅氍毹上大紅特紫，聲譽扶搖直上，羅瘦公却窮愁不堪，家庭多故，再加上失業，境遇是每下愈況了。縱然他的老同學兼詩友梁啓超曾經描寫他多姿多彩的生活爲：

「羅瘦跌宕姿，視昔且倍蓰，山水詩酒花，名優與名士。作史更制禮，應接無停器，凡百皆芳潔，一事略可鄙，索笑北枝梅，楚璧久如隤。」

「北枝梅」指的是梅蘭芳，「楚璧」則指賈璧雲。梁啓超說羅瘦公捧戲子爲其白璧之玷，此事略可鄙。當時他還不知道羅瘦公除了將賈璧雲棄之如「隤」以外，又把已成大名的梅蘭芳暫且摺在一邊，而一心一意在我培植拔程硯秋了。梁任公對羅瘦公的捧戲子不以爲然。羅瘦公却能在衰世凱決心稱帝之際，爲保持他的清白之軀，他曾有「答客問」一詩，雖說是在當他自己聊以自嘲，實則也在對那般爭權奪利，不惜禍國殃民的熱中之士，施予有力的當頭棒喝：

「有客叩門屢不值，每向吾友三嘆息，謂我昏然百事廢，苦伴歌郎無日夕。吾友來致詞，君已鬢成絲，立名苦不早，乃逐年爲？黃金未足惜，毋乃心神疲！我言何者謂之名，簿書非吾責，米鹽非吾營，既不求富貴，廓落乃以全吾生。海宇奚爲不清寧？盡坐名利相構爭。得時作公卿，失志煽戎兵，長此宇宙何由平？既不受博進，亦不游挾邪，關門著書太自苦，終覆醬醅何爲耶？積金將以貽子孫，能知子孫賢不賢？作書覓句吾不廢，聊遣興耳安足傳？吾釜不生魚，何爲計



程硯秋年方十六歲師事大詩人羅瘦公合影。



不今至況威，國全行風，劇一「靈麟鎮」
了花就，段身練光，時劇鎮演排秋碩程但，衰
。照劇期時威極氏程為圖。夫功的多年一

銘錄，本無組綬縛，何必禮法拘？清歌日日吾耳娛，玉郎麗色絕世無，但知坐對忘昏曉，安問今吾與故吾？世人但學子羅子，知魚與爾忘江湖。」

玉郎，係指程硯秋號玉霜。羅瘦公在詩中自謂：「作書覓句吾不廢，聊遣與耳安足傳。」然而，事實上他的可傳之作可真不少，除了傳誦至今，猶仍為人擊節讚賞的許多首好詩之外，他的紀史述事必傳作品尚有「太平天國戰記」、「中英滇案交涉本末」、「中俄伊犁交涉本末」、「中法兵事本末」、「中日兵事本末」、「威海衛潛師記」、「拳變餘聞」、「藏事紀略」、「割臺記」、「庚子國變記」，還有「德宗繼統私記」。

「戊戌德宗之密詔」、「張文襄（之洞）之自述」等，都是極富史料價值的名著。

既不識憂馬為名苦

羅瘦公體格偉岸，從外表上看他似乎健康遒恒，精力飽滿，殊不知多年的窮愁早已把他的身子淘空了；而他自已却還在強項的說：

「吾身修頑健，沉復攝起居，身誇壁壘堅，久與疾病疏。……」

又在說什麼：

「平生不識憂，何者名為苦，貧乃天所界，樂則吾自主，寬腸納宇宙，斗室在環堵，病魔爾

何物？亦或敢予侮！泥我困牀褥，幽我閉門戶，喪我祇此乎？順受亦無忤。終有霍然時，樂趣吾語汝！」

這便是後來他在病中所作，以其達觀的胸襟，堅強的意志，羅瘦公在跟病魔抗爭時，猶仍不失其嘻笑怒罵的口脛。但是民國六七年間他就曾害過一次來勢汹汹的胃病，勉告痊可。又復起而著述，作稻梁謀，拖到民國十二年間，他在北洋大總統府當參議，經年累月的拿不到薪水，家中窮得羅掘俱空。很不幸的他和夫人最鍾愛的一名掌珠又一病不起，使老夫妻倆傷心欲絕，肝腸寸斷。為免親物生情，他把愛女最珍愛的一頭貓送給了時在北京的畫家徐悲鴻夫婦，徐悲鴻曾為這一頭貓畫了幾幅栩栩如生的傑構，疏動一時，極為名貴。

更大的打擊是羅夫人痛失掌珠竟然神經失常，成了瘋癲，羅瘦公還有兩個兒子宗震、宗良，又都在求學時期。全家的生計瀕於斷絕，一日三餐都靠費經營，羅瘦公的豪情勝慨在妻啼兒號聲中終於被消磨殆盡。民國十三年端午節後他終因心力交瘁不支病倒，一檢查居然是三期肺病。他拖到不得已時方始被送入醫院，受了那麼許多的罪。八月初他自知不起，曾經向常日抽暇到醫院招拂他的程硯秋透露，程硯秋淚下沾襟的說：「您老放心，我受您老的大恩大德，一直圖報無門。不論有什麼事情，我都唯有竭盡所能而已。」

八月初四羅瘦公一大清早就勉力撐持倚枕執

（下接二〇七頁）

(上接第12頁)

管，他寫下了他平生最後一篇文章，那是他的遺囑，連計開都替他兒子預先擬就，原文如次：

「訃告式：羅公瘦公，痛於中華民國某年月日，疾終某處。生平不喜功名，官職前清已取消，述之無謂也。民國未入仕，未受榮典，但爲民而已。如公府秘書、國務院參議上行走，及顧問諮議之類，但爲拿錢，提之汗顏，不可陳及。殮葬式：殮用僧衣最宜，清代衣冠不適用，民國制服亦所不喜。今生不能成佛昇天，期之來生耳！」

碑文式：詩人羅瘦公之墓。最好請陳伯嚴先生書之，不得稱清詩人，蓋久已爲民國之民矣。平生文字，皆不足以示人，惟詩略有一日之長，可請剛甫定正，印送以留紀念，亦不亟亟，以精美爲主。哀啓不必附送，無可足言也。前詩及此數紙，可印送。程君硯秋，義心至性，照揜古人，慨然任吾身後事，極周備，將來震、艮兩子，善爲答報。甲子八月初四日晨，瘦公倚枕。」

康有為的弦外之音

遺囑中的陳伯嚴，即散原老人陳三立，就爲寫碑這一件事，程硯秋在八月二十五日羅瘦公病逝以後，曾經特地跑了一趟杭州西湖，親自呈奉五百元大洋的潤筆。陳三立感於硯秋之誠，堅決推却。他還爲程硯秋題詩兩絕，其中的一首是：

「絕耳秦青暗斷腸，故人題品費思量，終存風誼全生死，爲話西山涕數行。」

「爲話西山」，那是因爲程硯秋替羅瘦公營墓於北平西山的緣故。羅瘦公病中身後各事，悉由程硯秋親自料理出錢出力，心甘情願，從而使他博得了「義伶」的美譽，程硯秋到西湖求陳三立題墓碑時，康有爲恰巧也在湖上，他聽說了這件事，頗生感觸，也寫了一首詩，對程伶大加揄揚，詩曰：

「落井至交甘下石，反顧同室倒操戈，近人翻覆聞猶畏，如汝懷恩見豈多？驚夢前程思玉茗，撫琴感舊聽雲和，萬全報德持喪服，將相如慚菊部何？」

落井下石，同室操戈，近人翻覆，將相之慚。原來康南海康有爲是在藉着菊部程硯秋之義，痛斥他的入室弟子，保皇黨第二號首領梁啟超。因爲，民國六年張勳復辟，康有爲幫着辦帥張勳把廢帝溥儀扶上了金鑾寶殿，沒想到他的得意門生，保皇巨擘梁啟超，竟會參與段祺瑞的戎幕，馬廠督師，討伐張勳，一戰粉碎復辟陰謀，累得康南海慘遭通緝，天涯遁逃，他是再也忘不了這一箭之仇的。康南海藉程硯秋之義痛斥梁啟超一頓，然而，却由於他和散原老人的這兩首詩，不僅使程硯秋得了「義伶」之名，而且也使名士名伶間的一段佳話，從此傳誦遐邇，千秋萬世長留人間。（承張炳虹兄提供照片特此致謝）



一齣虹霓關，四大名旦佔其三。自右至左，係梅蘭芳飾王伯當，程硯秋飾東方氏，荀慧生飾丫鬟。